磨剪子抢菜刀

□高邮 姚正安

前天一大早,去附近的一家酒店吃早点。到门前,远远地看见门一侧,有一位磨刀的老人。身边有一个广口布包,有一只小喇叭,小喇叭打开,传出“磨剪子抢菜刀”的吆喝声。老人真聪明啊,录好了,一遍遍地循环播放,不需要口干舌燥地叫喊。

这样的吆喝声,太熟悉了,思绪一下子回到六十多年前。

我们村上有一位以磨剪子为生的单身汉,那时候也就四十岁上下。他整天扛着一条长长的板凳,板凳的前端是固定的磨刀台,凳腿上绑着一个小铅皮水桶,板凳的后头挂着一只黑色布包,走几步喊一声“磨剪子嗬——抢菜刀”,后面三个字间隔很长,拖音也挺长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,雨雪如此,风霜如此,前后几个村的街巷中,总也回荡着他的声音。有一两天听不着,人们便相互打听,“磨剪子的”去哪了。

磨剪子的,姓姚,名长音,大人小孩都唤他姚长音。妈妈曾说,姚长音身世很苦,生下来没几岁父母就因病去世了。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。姚长音到江西做过伐木工人,终因身体单薄,体力不济,回了老家。曾学过木匠、鞋匠,但因学不进去被师傅赶出师门。村上的老人背后嘀咕,没有学手艺的脑子,乖乖地在生产队做生活,不是蛮好吗?也真是怪了,他就是做不了生活(农活),锄泥、夹渣、挖墒、挑圩、栽秧、薅草,什么都不会,让他做,也是活折皱。时间长了,生产队也不再强制他做生活(农活)。他整天像一只单头鸭子,漂浮在水面上。

后来不知向谁学会了磨剪子。我记事的时候,他就是磨剪子的。他磨剪子与别人不同,不说价钱,随主家给,如果实在没有钱,给一碗饭粥也行。用他的话说,一个人,要多少钱做戏(做什么),嘴管过去就行了。

在村里磨剪子,身边少不了三五个七八个小孩围着。他知道小孩为什么围着自己,忍不住笑嘻嘻地从口袋里掏出几块糖或者几分钱分给孩子们,孩子们拿到糖或钱,呼地一下,如小鸟般散去了。过些时候,看不到小孩,他会自言自语:小猴子(老家人戏称小孩为小猴子)上哪去啦?他很乐意被小孩子们围着。

姚长音个子高高的,皮肤黑,佝偻着腰,走起路来,双腿好像抬不起来,鞋子擦着地面,发出沙沙的声音。他日复一日缓缓地行走在大街小巷中,发出“磨剪子嗬抢菜刀”的叫唤声。

他住的房子很小,还算干净,一到节日,村里人都请他到家里吃饭,他不愿意连累别人,说,人老了,眼泪鼻涕的,到别人家里不好。村里不少人就送点好吃的给他。他不小气,也不白吃别人的。逢上人家有大事、难事,他都包上三五块十块八块送上,救救急。

七十五岁那年冬天,姚长音因着凉发烧了两天,就走了。村里姚氏族人用他积余的钱办理了后事,多下的钱交给了村里的养老院,给老人们改善生活。当事人说,这是姚长音临终前关照的。

顺路

□南京 萧城

有一年出差青海玉树,事情办好后,即奔赴机场回家。当我到达登机口的时候,广播里正在播报因为天气缘故延误的消息。登机口前,大家认识的、不认识的围在一起叽叽喳喳,埋怨不已,却又无能为力。又过了大约几十分钟,广播里直接传来了取消今日航班的消息。满目的摇头无语,都在寻求继续在玉树安顿好自己。我也跟着大部队离开登机口,同时又只好电话尚未回到家的玉树的朋友,麻烦他再开回来接我。

机场出口,都是叫车等车的,三三两两,表情各异,朋友的车来了,我和他相视而笑,就在我准备登车的时候,突然看到登机口前坐在我旁边的一个青年小伙儿也站在那里。我就主动问他去哪里,要不要顺车搭他一下。出门在外,谁不想有个方便和帮助呢?他没有诧异,问我方便吗?他也是回玉树城里,同样的终点。我说那就一起走吧,顺路,不麻烦。

在车上,我们随便聊聊天,打发着路上的时间。他说他是来看虫草的,在内地做生意,不定期经常来玉树。他说我就听着,反正还没到城里,有的是时间,不说话,陌生人之间会多尴尬呢。他说他是跟着父亲离开家乡做生意的,我就随口问了一句:你老家哪里的?没有想到的是,我和他竟然是老乡!顿时关系变得紧密起来。他、我、开车的朋友,无不感到惊讶!虽然不是故知,他乡遇同乡,不也是一件值得开心的很偶然的事吗?随之,我让开车的朋友帮助他联系了住宿的地方,他很感谢,还彼此加了微信……

玉树一别后,我和他再也没有一点联系,极偶尔,就是在微信朋友圈里,瞥几眼他进的高货,如此而已。可是作为玉树高原的这次顺路遇到同乡的一幕,倒还是经常浮现上心头,为这样的巧遇啧啧称奇。试想,如果没有我这主动一问,就不会偶识同乡,玉树于我,自然也就少了这一小段回忆。都说赠人玫瑰,手有余香。在你主动帮助关心他人的时候,天意是不是也会回报你呢?这些回报越多,是不是会让彼此的人生增添越多的美好呢?人生如旅途,如果能顺路搭把手,何乐而不为呢?玉树高原可以重访,人生之路只是单向。

菜地边上的荷塘

□安徽黄山 吴兆敏

菜地边上有一片荷塘。生于暮春,荣于盛夏,衰于深秋,枯于隆冬,荷的一生在池塘里演绎。

盛夏时节,菜地里的菜干渴难耐。去荷塘舀水,荷叶下浮萍点点,铺满了水面,轻轻撇去,怕惊扰了荷的梦。夏天将尽时,荷塘里热闹起来。挖藕的人弓着身子,泥腿在藕塘里慢慢移动,深藏在淤泥里的莲藕被一节节掏出,洗去泥水,瞬间白白净净。黄绿斑驳的荷叶略显沧桑,花瓣一片片脱落,掉在荷叶上,落在水中间,莲蓬由绿变黄由黄变褐,莲子也日渐成熟,荷梗仍努力地伸直腰杆,生怕莲子掉落。

深秋的荷塘,原本被荷叶遮住的水面越来越宽,荷叶大半被采藕人踩入了泥里,不多的荷叶被秋风吞噬得只留叶脉,倒挂在荷梗上,紧缩着身子,在风里舞蹈。阳光穿过,映在水面之上,如画。荷梗日渐消瘦干枯,仍孤傲地立于荷塘。

寒风起时,荷塘里看不到一点荷叶。高高的荷梗一截截矮去。风霜无情,荷梗在拼尽最后一点力时倒在水面,身子骨硬得即使腰折也依然立于水面,一直可以坚持到来年春暖花开。

冬日的荷塘,就是一幅天然的画。残荷或高或矮,不规则地立于水中,安静的水面如同一面镜子,枯荷倒映在水中,长长短短的线条,形态各异的轴对称几何图形构成了一幅幅韵味十足的中国画,简约、灵动。

青石街 1715号

NEW SUPPLEMENT
新大众文艺共创平台

欢迎新老街坊来做客。
烟火人间,百姓情长,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生活中的新陈代谢

□四川广安 刘凤鸣

我有一个习惯,隔一段时日,便会坐下来慢慢清理书桌的抽屉。里面堆着经年积攒的零碎:早已失效的票据、搁置许久不再用到的卡片、笔尖凝住墨水的旧笔,还有当年舍不得丢弃,如今再读只剩怅然的字条。从前总怀着一丝侥幸,觉得留着,说不定哪一日便能派上用场,任由它们层层叠叠挤在一起,待到寻一件要紧物件,总要翻遍许久,找得心烦。直到沉下心一一甄别,才看清,许多的“舍不得”,不过是心头一点虚妄的执念。该放下的,便轻轻归入垃圾袋;余下珍贵常用的,妥帖归置。抽屉清爽了,心情也跟着舒朗。

虚拟的方寸之间,亦是同理。手机与电脑用得久了,缓存、零散截图、过期文档、久不点开的应用软件,无声蚕食着存储空间。最初看见内存告急的提示,我只随意删几张照片敷衍过去。后来耐着性子慢慢甄别:无用的截图删去,值得留存的文档分门别类归档,那些再也不会启用的软件,干脆卸载。当设备重新轻快起来,我才悟到,过载的信息、庞杂的存档,恰似蒙在心上的尘埃,日积月累,悄无声息地耗损心神。

最难清理的,其实是藏在心底的东西。人世行走,难免留下遗憾、争执,还有许多落空的期许。这些像柔韧的藤蔓,悄悄缠绕在心底,每每安静下来,便悄然翻涌,搅乱心绪。从前,我总在旧事里反复回溯,纠结对错,被已经远去的人和事拖住脚步。如今学着定期拂拭心绪:已然定局的过往,不再一遍遍复盘;无谓的纷争,不再暗自伤神;旁人无心的话语,不再反复揣摩。

这便是生活中应有的新陈代谢,想要过清简的日子,理当如此。一次次的梳理与放下,慢慢养出一份向阳松弛的心性。不再执着囤积,不再困于过往,学会取舍,懂得留白,让空出来的心,从容接住当下的晚风与明天的晨光。

因为一家书店

□南京 李贤伟

我第一次去先锋书店五台山总店,是2019年冬天。那年来南京出差,白天在珠江路一带跑客户,被拒了三次,晚上不想回酒店,跟着导航拐进广州路旁的小坡,人防工事的门洞里透出暖黄的光。

入口不长,走下去却像进了另一条街。那天我背着电脑包,鞋底还沾着江北的泥,站在那儿突然就不想走了——不是因为“美”,是因为安静得有底气。

我在哲学区蹲了快一个小时,从加缪摸到汪曾祺。最后抽出一本《人间草木》,扉页没写字,封底标价28元。我那时候月薪刚够还房租,还是买了。收银的姑娘没推销会员卡,只说:“这边可以坐,喝水自己拿纸杯。”我找个角落坐下,把白天被客户挂掉电话的窝囊,一页页读软了。

后来调来南京工作,先锋成了我的“城市坐标”。周末不想社交就去五台山店,先绕文学区,再去南京主题那面墙,《南京传》《格非的南京》《拉贝日记》换着翻。有次下雨,店里人不多,一个穿校服的男生在抄北岛,一个老太太坐在文创区剥橘子,空气里是旧纸、橘子皮和咖啡混起来的味道。谁也不认识谁,但都很自在。这种自在,是大商场给不了的。

2023年朋友来旅游,非要去看“网红书店”。我带她去五台山店,她举着手机拍了半天,忽然放下手机说:“你别躲镜头,你坐在那儿翻书的样子,才像在南京生活。”她一句话把我戳醒了——我确实不是爱打卡的人。我喜欢的是:有一次加班到十点,冲进店里只剩十分钟打烊,店员没赶我,指指新到的一本《夜航西飞》说“这本你肯定喜欢”;是跨年那晚,我在明信片角写“愿明年少被拒绝”,后来真换了份不那么狼狈的工作。

我也网购书,便宜,第二天就到。可网购没有“撞见”:你搜书名才会出现,不会在转角被一本封面丑丑的《城市与狗》拽住;没有店员随口一句“这本比那本耐读”;也没有陌生人跟你挤一张小桌,各自丧着,又各自被文字托住。

我现在跟人介绍南京,不先说夫子庙、玄武湖。我会说:你去五台山体育馆后面那个地下书店坐半小时。要是还慌,就翻《人间草木》;翻完还不想走,那你大概率是真的来南京了。

一家书店也许并没有什么了不起,但它能救一个刚被生活驳回的人。对我而言,先锋不是景点,是南京替我留的一盏灯。我从那盏灯底下走出来,才敢说:这座城,我不是路过。



青石街投稿方式

1. 发送至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2. 下载现代+APP,进入文化+频道
青石街专区,或扫描下方二维码